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朱 伟 著

作家笔记及其他

NOTES ON WRITERS AND OTHER ESSAYS

……张承志小说的基调，是一种介于暗黄与酱红之间的颜色。没有疯狂的像爆炸一般喷溅出来的金黄，也没有像火焰一般跳荡的朱红。在得不到充分燃烧的暗黄与酱红之间，偶尔有绿，是那种缓缓熔开的、灼人眼目的绿的膏浆。张承志写小说，不像是用笔，而像是用刀在那里刻凿。他的稿纸上，到处是被坚硬的笔尖拉破的痕迹。那些痕迹，就像一道道割破的、流血的伤口。

朱 伟 著

作家笔记及其他

NOTES ON WRITERS AND OTHER ESSAY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笔记及其他 /朱伟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0

ISBN 7-214-04186-3

I. 作... II. 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818 号

- 书 名** 作家笔记及其他
著 者 朱 伟
责任编辑 杨全强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86-3/I·151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自序

这本集子中的文字，一半是写于八十年代的7篇作家论，另一半是从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有关品质专栏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篇记洪晃，是洪晃要出《我的非正常生活》时约我所写，写完她根据自己喜好作形式处理，裁剪成多块作为她自己记忆的穿插，现在也恢复原貌。我是一个兴致所至的人，总是一个想法没有实现就游移到另一个想法，所以这又只能是一本杂碎的组合，只能是“作家笔记及其他”。

这本书中我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是写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我所熟悉作家的作品生态研究，叫它们“作家笔记”也罢。写作时候，有充分的闲暇深究他们的作品，进而尝试进入他们的生态。整个八十年代，我是一心当一个大家能认可的一流编辑，在此前提下，希望深入作家与他们的作品，一方面为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另一方面也为在接近作家们时能有自信，所以目的也是功利的。八十年代下半期我基本搁浅在《人民文学》，一周到单位时间加起来大约也不会到十小时。有闲暇也就想入非非，比如先是与陈村、马原们一起议论，能不能设一个真正能让大家服气的小说奖，一年评一个作家。后是与谷白商议，是不是应该办一个专发退稿的杂志，或者评编辑退掉的好稿，或者褒扬编辑的眼光，这样其实也就挑战了所有传统文学刊物。再后是想编一本八十年代的小说100篇，从曹冠

龙到北岛到万之一直到余华。再再后来就因感觉批评家们抓住的往往都是概念而非真实写作状态，所以想从个人印象与个人判断角度，将熟悉的作家们——刻画出来，集成一部个人观点的文学史。这些想法一个又一个就像泡沫，自然都一事无成，最后只留下这几篇不成系列的笔记。

那也可以说是在活跃的八十年代的一种理想。什么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看世界杯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压”着马路，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楼下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从卡夫卡、福克纳到罗布·格里耶到胡安·鲁尔福到博尔赫斯，从萨特到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那是一种饥渴的囫囵吞枣，黄子平说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追着提不起裤子，但大家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这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更多是一辆绿色“凤凰”自行车的记忆。那原是我太太娘家以很多张工业券买下来的产权，结婚时候我太太从家里骑过来，转为我们小家的第一件财产，因为是男车而转交我成为交通工具。我骑着它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以避免警察堵截，送儿子去幼儿园。冬天的寒风中，那双小手就紧紧抓在车把上。一次他的脚没能蹬住竹椅，卷进前轮，我俩一起被紧急制动摔出去，他的脚卷在轮子里脸都被冻硬的路面磨破。骑自行车的冬天总是格外刺骨，下雪化过又结上冰，那路上就是纵横交错的一道道浅浅深深的冰坎。我还记得《红高粱》剧本的初稿写完，我在一个夜晚骑车去和平里的影协，那自行车的龙头是松的，每走到冰缝里再遇到坎，就恨不得摔下来，在冰坎中歪歪扭扭全靠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断往前的力。还有的记忆就是八十年代末编《东方纪事》时，就是这一辆自行车，从白家庄我的蜗居出发，到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陵，再到北大找陈平原、到万泉河找戴晴，每天穿行在熙熙攘攘之中。骑在车上，经常睡着了，一个激灵，吓一大跳。现在想想这真是些很年轻很值得回味的日子。

那时候那样一种感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只能敬请读者原谅，只能是那几篇“笔记”保持当年各自孤立的原样，集在这里也算我自己对那个时代那个我的一种怀恋。其实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读书》开过两年的《最新小说一瞥》专栏，在编辑《中国先锋小说》一书时写过苏童、格非、叶兆言的评论，后来也在《花城》杂志通过推荐新小说方式评论过韩东、朱文、李冯们。这些东西集在一起也都可作“作家笔记”，但这些文字回头看，总觉得经不起时间推敲，过于浮光掠影，质量不够就不值得留存，所以只能加上40篇《有关品质》来保证质量。值得一提的是，这40篇《有关品质》中，《兰波与魏尔伦》一篇最后写成于我父亲病危之际。那是一个周六，我太太打电话来说父亲不好，此文我只完成了大半。我赶回上海，当晚在医院，边陪伴已经不能说话的父亲，边用笔记本给文章结尾。文章写完，后半夜父亲吐了血，到清晨他表面稳定下来，我又将稿子改一遍发回编辑部。现在一晃已是一年过去，又是秋风秋雨时节，时间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些杂文结集之际，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杨全强先生，因照顾我杂事繁忙，从约稿至今，他以一种宽怀的信任既不催促，又默默帮助完成几乎所有的编辑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编辑品格。当然还要衷心感谢喜欢我文字和爱护我的读者们，我只想竭自己能力，以后更踏实认真地作文，不轻浮每一篇文字，以答谢广大读者的厚爱。

2005年9月15日夜

目 录

自 序	— 1
林斤澜先生散记	— 1
刘索拉小记	— 12
铁生小记	— 30
接近阿城	— 50
张承志记	— 80
关于余华	— 108
张宇札记	— 125
出版人洪晃	— 147
袁崇焕记	— 167
有关陆星儿	— 171
小桥流水人家	— 175
桐花风软管弦清	— 179
也说萨冈	— 183

一个总编辑与他的品牌 —— 187

宋玉不悲秋 —— 191

兰波与魏尔伦 —— 195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199

看电影的日子 —— 203

杨贵妃考 —— 207

涮羊肉问题 —— 211

伤心咖啡馆之歌 —— 215

为什么需要圆舞曲 —— 219

《洛神赋》与曹植 —— 223

一个温暖的雪夜 —— 227

巴赫和他的“催眠曲” —— 231

通俗小说家茨威格 —— 235

汉宫秋 —— 239

金屋藏娇 —— 243

春雪浮浮 —— 247

冯亦代先生 —— 251

春天奏鸣曲 —— 255

姜夔词 —— 259

杏花桃花 —— 262

徐晓的五月 —— 266

进出窄门 —— 270

有关宫廷菜	——	274
沉闷着的索尔·贝娄	——	278
西瓜、寒瓜、绿沉瓜	——	282
战争安魂曲	——	286
张暖忻记	——	290
晏殊词	——	294
夏天的雨	——	298
罗恩格林	——	301
恐惧与颤栗	——	305
有关《洗冤集录》	——	309
明成祖朱棣	——	313
萨蒂的钢琴曲	——	317
陆文夫先生	——	321

林斤澜先生散记

1

记得第一次见林先生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天很冷，寒风砭骨。在广和剧场门口，他没戴帽子，一撮头发披在头顶，白白的；脸冻得红红的，脖子整个儿缩在大衣领口的围脖里，低头顶风走过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林斤澜。

那时候林先生住在北京南城一幢外表脏不溜秋的简易楼里，卧室、书房、会客在一间屋里，很挤。我第一次到林先生家是夏天，先生穿一件宽松的圆领白汗衫，一条齐膝的老式短裤，那撮灰白的头发变得俏皮地斜披在发亮的额上。在他身后是强烈的西斜的阳光。

听说那楼前原来有竹篱茅舍，有二三十棵桃树，有菜园子与辘轳井。我去的时候却只听到不远处有火车经过的隆隆声。小屋在三层楼道的紧东头，我到那小屋门口，按一下门铃，就能听到先生故意憋粗了嗓音“噢——噢”的答应声。那时在我的印象中，小屋门口竹帘背后，似乎总闪烁着竹的青绿。是这种青绿使我感觉温暖。

2

林先生是个极平易的人，凡与他接触过的，大概没有不说他脾性好的。在他身边，你会感觉他身上是一种温厚的暖色。他好像总站在线条交叉的边缘，不介入一切琐碎的纠缠与纷争。逢人处事，他好像从来都不带什么棱角。见到有棱角处，他就远远避在一边，抬起眼皮装作什么都看不见。

但林先生的眼睛却又极厉害。那么大年纪了，眼睛亮而又有神。坐在他面前，他时不时不经意地浅笑着，抬起眼睛瞥你两眼，这两眼，往往就捕捉到你的一切心态，使你的任何掩饰都显得十分拙劣。

林先生不喜好喧闹，生活又极讲究秩序。几点钟早起，几点钟下楼活动筋骨，几点钟午睡，几乎都按钟点运转。林先生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却憋不住还时不时要出门。回温州去，城里乡下东跑西跑，心脏病发作了回北京，等检修好了，又要回温州。回来回去，按汪老的说法，“都是回”。出门还好登高，登得额头发亮直喘气。也怪，这几年他来回地“回”，不乏地登高，脸色越来越好，心脏倒好像也正常了。用先生的话说，真是“皮实”。

林先生自称好喝酒，其实并没多少酒量。他喝酒，小口小口地呷。他自己说，喝酒有两种，一种像曾祺那样，家里有人管着，偷着喝，喝猛酒。一种像我这样，不怕有人看见，慢慢地喝，不慌不忙地喝。

与酒相比，林先生其实更好茶。有太阳的日子，他泡一杯茶，坐在阳光下，一个人慢慢地呷，看着茶蕊在碧绿的水中浮沉。新茶下来，在先生家里能喝到温州刚吐舌尖的上等好茶，让阳光一照，满杯新春的嫩绿，其中确实有那种镀锌镀镍镀汞一般的光彩。

3

林先生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52年,那时我刚刚出生。林先生文革前发表的作品至今深深留在我印象中的是《台湾姑娘》。记得是下乡后的第二个冬天。北大荒冬天的夜晚,遇到不刮风,刚升起的月亮微带点红,挂在树梢上,高高低低的白桦树像是静静地嵌在雪地里。那时为了借一本书,常常要在雪路上来回走十来里地,回来时月光下的雪地上只剩下一个人的脚步声。书借回来,钻在被窝里就着手电的光亮读。那一夜在了一本支离破碎的杂志上读到《台湾姑娘》,火炉子里的样子在劈劈啪啪地炸响,火苗把炉盖舔得通红,使窗玻璃上的冰霜融成了水,湿漉漉地能看见窗外又在飘雪。我至今记得那个难忘的意境:

她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木头栅栏上,闭着眼睛。值班看守来回走了几趟,见她一动也不动。叫了一声,也没有答应。伸手一摸,她身上已经凉了。好像一个闺女坐在窗口,看着街上黄昏了,黑糊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闺女闭上眼睛,梦见太阳升起,万物苏醒。

没有极动人情感的人写不出这样动人的意境。

相隔不到十年,当我读到林先生《竹》的原稿时,心情依然像被炉火映着那样激动。我好像就真真实实地面对着那口长满绿毛的尖底铁锅,看着阳光一动不动地定在那儿,看着自己就成了这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

就因为这两篇作品,我迷上了林先生。过了几年,我又有幸成为《溪鳗》、《李地》的第一个读者。我觉得,矮凳桥的精华,就在这条溪鳗和这杯神秘莫测的茶。溪鳗是夜里闹腾起来的。当夜色似水墨在纸上洇开时,

溪鳗就成为白忽忽的影子，光溜溜、滑腻腻地挺立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它的背景是长满绿茵茵苔藓的矮凳桥，桥洞下的水蒸蒸腾腾，又像绿又像是蓝。茶并不是只在灯光下翻腾，妙处在此一时彼一时，在灯光下是金属的光彩，在阳光下则又静定在碧绿的水底，把嫩绿化在杯里水里。这一切扑朔迷离，云遮雾罩，说是性说是禅说是隐喻说是象征，一句两句怕都说不明白。以我的感觉，只觉着有那么一种悠悠的东西，在心里头“扑腾扑腾”，“摇翼摇翼”。

再以后，又读《白儿》，读到白儿那暖乎乎、软乎乎晒得化的笑。那发热发光、发云发雾，让整个石头洞都软乎的白。读《五分》，读到黑幽幽楼道里飘飘忽忽的一个白身子，飘着长长的白袖子，冻僵了的拳头里攥着闪着寒光的那个钢镚。读《氤氲》，读到天微明时，又那么一片乱蓬蓬发青的杂草杂树林，树丛边上，阴沉沉的天色中那双眼白闪着碧绿寒光的眼睛。

一年又一年，一篇又一篇。林先生的小说，似乎带我走在一条长长的甬道里。刚走进去时候是碧澄碧澄的嫩绿，走着走着绿得深了，绿得稠了，像有黑色的不是烟不是雾在里面盘旋。等走出这甬道，眼前则像是太阳落山了，满山遍野的竹子都开了花结了籽，让落日给涂得血红血红。再走过去，那些竹籽就扑扑簌簌全落下来，落我一头落我一身……

4

林先生，温州人。他生在大山脚下，大海边上。山上竹是少不了的，山与山挤在一起，挤得摆不平摆起来。山坡上有一条小街，石板路上上下下，把街和巷都走遍也没有两里路。石板路两边的石头水沟里，是和日光和月光赛跑的山泉。

林先生从小就好“摇翼”。听他说，小时候春天时节，绵绵的春雨空

当里漏下黄黄的阳光,他就会“摇翼”起来。于是赶紧跑出去,跑到河边,自家拉着绳子过河,过河看雾腾腾的河,雾腾腾的青山和青天,看湿淋淋黄霜霜镶嵌到天边的油菜花。

林先生十四岁就离开老家,东奔西走,好像没在一个地方、一件事情上站定过。他从南到北,脚印落过的地方,是几十年后回过头,才从储存中闪出来,再真实地感觉到的。

林先生解放后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剧本,写不出剧本,写了也演不出。有一次他听一位前辈剧作家说剧本能发表不能演出好比是私生子,不知触动了心里哪根弦,于是他改辙开始写小说。

5

林先生的小说,被许多人称作“怪味豆”。首先是语言怪,把“雾”说作“幔”,“回去”说作“走归”,“看清楚”说作“看灵清”,“耀眼”说作“打眼”。女孩子名叫“雀跃”,男孩子又叫“肚脐”。读着拗口。然后是写成的人物怪:《阳台》里的红点子教授,一脸泡肉颤颤的,刀缝眼里有百瓦灯泡那样的光。《微笑》中,“残渣鱼儿”跪在那里颤颤地“啊”,“专政队长”也与他相对着“啊”。《哆嗦》中麻副局长与游击司令相对着犯病。《梦鞋》里的正经老大汉无法摆脱那永远复现的惟一的鞋梦。而《黄瑶》中,黄瑶变成了黄猹,黄猹又变成了黄瑶。一个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被一种什么力量挤压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变了形。再就是故事也怪:矮凳桥不是鳗鱼作怪就是泥鳅袅到人身上去,《十年十瘕》里哆唆、铁沙一样的目光,下身坠着冰砣子、一听牛棚能手脚冰凉。这些又反复重复,叙述中故意经常中断,好比揉面,其中常有死面疙瘩,因此而“格涩”。

林先生文革前刚开始写小说时,其实都是一潭水能看得见底的。写

个农村的丫头小伙，背景是没有雾的山和没有雾的水，流畅轻快还有山中泉水那种清亮的跳跃，连续到最后都透出“喜兴”。可后来，也许是清清白白的潭水看得腻了，也许是十年动乱，经的见的都泅到了骨子里去，也许是他因此而琢磨温州的“慢”的结果，于是行云流水不起来了，变得开始出现疙疙瘩瘩。

按他自己的说法，过去的时期与现在的时期不一样。外在的是那时候写作的目标没什么价钱好讲，内在的是经过小劫、大劫、浩劫，人非木石，有感觉，就会有不同的感受。积累起来成了感悟，于是想找一个贴切的方式，把那点情那点感托将出来。

我理解，林先生像是棵老树，风霜雨雪蹲在那里，经得见得多了，年长日久表面便变得粗糙起来。他无非想唱出自己的歌，表现出自己区别于他人的感受。许是揪人打人骂人斗人见得深了，对“瘡”字想得久了，于是就丢不开那些怪人怪事。又许是他自己心里头就有些疙疙瘩瘩，于是字面人也就有了疙疙瘩瘩。

林先生从五十年代起，就有讲究技巧的名声。他的技巧，主要钻研在两个地方。一是语言，几十年他就在那里抠语言，想长短合体想有些俏皮有些色彩有些意味深长又想有些口语俚语。从一头黑发抠到一头苍白，还戴着老花镜坐在那里抠。二是结构，汪老说小说的结构特点是随意，他不以为然。他的结构钻在“空白”两个字上。他告诉我，幼时他住在外祖父家，三个姨母全跟着外祖父学国画。外祖父钉张画稿在板壁上，嘴里讲的都是空白。诸如“这块空白不多不少”，“这张空白零零散散”。于是他留在心里的，用笔就是留空白。好比设计园林，精巧地摆假山摆春池摆亭台楼阁，精巧到最后就为留出一个让人跑想象的位置。布局构思，左思右想，最后就在缺口的设计。这里的奥妙，就是其中的生机要让它流动；而留下的空白，又为了让它流走。从某种意义说，林先生在结构上下的功夫，要胜过他在语言上下的功夫。《李地》一组原来只有《惊》、《蛋》、《茶》、《梦》四个短篇，《爱》是后来补写了加上去的。按他的比喻，原来

四篇好比平摆着四个干岛，中间没有水。添上《爱》，是为了添上水让这四个岛连起来。

有人说，他这么个抠法，是小气。苏东坡曰：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大家哪有这样抠抠搜搜的？

他却一头闷在那里只管抠。好比一个石匠，在空山里只顾凿着敲着，敲出来的声音，尖的细的如雨点落在水里，宽的厚的如山谷撞钟。有人指指点点，他只回过头，似听非听地笑一笑。

我理解林先生几十年磕磕碰碰，抠来抠去，抠语言也好抠空白也好怪也好疙瘩也好，确实一心只想造自己的一座桥。几十年他把心血整个儿扑上去，一条一条石条都被凿得坑洼不平，斑斑驳驳。这桥由一条一条石条接起来，趴在那儿，没有栏杆没有拱洞没有亭子碑碣，却毕竟是一座桥。是他丢弃了以往的规则，全靠摸着石头过河，自己一步一步地琢磨出来的。像他这年纪的一茬人中，能这样有心气甘于冷冷清清地自己造桥的，还实在不多。

6

林先生在大山的皱褶之下，到老了还恋着山，向往那种天籁的意境。他去过长白山，爬到海拔二千米处，看一片一片色彩不同的山岩，登到山顶，淋雨。雨一停，他像年轻人一样往天池跑，静静地坐在那里，看雾一团一团游龙般游走，看浅蓝像水色在纸上洇开来一般扩大，看云雾像抽丝一般从水里吐出来。他去过赛里木湖，在吉普车上颠簸十多天，为了看一眼赛里木湖自由自在地坦荡在戈壁滩上的光彩。再早，他也去过云南石林，攀到高处，坐在像是白云冻结成的石尖上，看石峰石柱石笋丛中一池碧水，像浓浓的稠稠的碧玉汤。林先生认为天籁是最美的境界：“山上很

静,山的外貌和内心都透着静。山在天空的怀抱里,树林的唏嘘,草虫的叮咛,都和天空的吟哦混和在一起。”他喜欢一个人在这宁静中沉淀。但面对着天籁,他的心却无法变得单纯与沉静。天籁中总会有似烟似雾的东西漫进他心田,于是他的心变得只会越加沉重。

7

细想,林先生的作品,实在不是行云流水的那一路。他的作品,粗看像日本绘画,细细雕琢,一层一层的色彩。细看,雕来雕去,其实却雕出不少“拙”来:该连续处故意不连续,该合璧处故意剪出一个缺口,该揉得筋道处又故意留一些死面疙瘩。他自己说,断处,疙瘩处,是为了“顿挫”。他自己说,他越写,就“抑扬”见少,“顿挫”殊多。“流走”时“不能”“顿挫”,“顿挫”时也“不为”“流走”。“顿挫”,对付得不合适,就生涩。

他写作,是为着忘却不了的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音容笑貌,是为着搬开那些日夜压着他的梦魇。可他又怕这些梦魇会刺痛别人稚嫩的心,于是他要借助温州的“幔”,用它把它们浸染得迷迷蒙蒙,再让它们一丝一缕飘进善良人的心底,浸染善良的人心。

于是,他不写悲欢离合,不写哀婉感伤,

只写那些干涸了的哭,冻结了的笑。

于是,他无意于明丽的工笔白描,无意于清亮的文采流动,却孜孜于断词裂句,专注于夸大明暗的反差。

于是,他不注意正常光色在物体上的显现,却追求光色的反差。

于是,他反众人之道而行之,无话则长,有话偏短。

于是他一遍一遍故意造成重复,故意在故事和叙述语流中组织无数次无数种的复现。